

春
在
堂
詩
編

乙巳編

春在堂詩編二十二

德清俞樾

乙巳元旦

今歲行年八十五屠蘇飲罷自三思神仙世外陶宏景
富貴人間郭子儀二公皆八十五而卒尚且壽難逾此數况吾病
已歷多時茫茫後事無須問坐擁瓶盆一賦詩

元旦立春

東郊景物一番新斗柄今朝乍指寅莫道百年難得遇
老夫三週歲朝春道光九年光緒十
二年均元旦立春
最是難忘第一回道光已丑我猶孩流風遺俗般般好

還自乾隆嘉慶來

八十五歲放歌

大富貴亦壽考天孫織女親爲汾陽告于今傳習爲美
談僉曰善頌又善禱豈知二語有軒輊世人鹵莽未探
討大之一言深許之大富大貴無愧詞二十四考中書
令天子之尊薄之而不爲亦之一言未深許汾陽壽止
八十五天孫視此八十五歲人何異蟬蟀與蟪蛄壽考
姑從世俗言是亦唐朝一尙父未足上比召康公聊可
追隨太公呂富貴曰大壽曰亦是謂名與實不與天孫
有知定首肯此子得吾語外語重爲告曰富貴壽考人

情同魚熊難兼吾取熊世閒竟有大富大貴者爵三公
祿萬鍾惟此亦字不能加其躬吾雖貧賤至沒齒要是
江南之老而非涓北童天之予我良亦豐老夫得此亦
足雄亦字之義妙無窮吾將自署亦壽翁肥亭居士間
而笑戲將成語一顛倒大壽考而亦富貴謂此方與曲
園肖曲園不受亦不辭吾固不富不貧不貴不賤不壽
亦不夭

次韻子原出郭迎春

太守班春豫勸耕不辭東郭遠承迎笙歌未買新年樂
鼓角先占元旦晴四境和風譜玉律三杯仙露醉金莖

更看丹鳳銜書至膝下佳兒喜策名外孫引之奏保道員加二品銜

子原疊前韻有歸耕之意詩以勉之

味君詩意欲歸耕冠蓋遙知倦送迎但念中興方有象
又逢元旦大開晴青雲高舉應千里白髮低垂未數莖
莫為時艱灰壯志老夫洗耳聽清名

次韻許子頌大令元旦試筆

貞元朝士舊詞臣此日徒餘老病身講舍清談猶似昨
余與君共事詒宦途幻夢本非真青樽且醉新年酒白
經精舍有年

髮欣逢正旦春愧我歲朝詩思颯不堪徵和到同人余

元旦詩詞意衰
颯不勞賜和也

沈壽康先生百歲壽詩 名毓桂吳江人

威鳳祥麟不易逢
人間真有百旬翁
百旬甲子從頭數
尙在 先朝嘉慶中
是時海內方全盛
文治昌明需術
正 國家功令重程朱
師友淵源宗許鄭
先生早博一
矜青暑夕寒宵雪
與螢不屑滇中官
別駕自甘吳下老
明經無端擾擾黃
巾起十載干戈殊
未已風移世變中
興年一卷檀弓皆
物始先生壇坫自
嶙峋杖履優游容
瀛濱人謂貞元舊
朝士自稱天寶一
遺民白髮蒼顏扶
杖出方瞳炯炯仍
如漆甲辰光緒三
十年正值先生九
十七乾隆 恩例至
今沿 計閩之例聞
始于乾隆 計閩加
爲一百

年試向天邊看明月已經千二百回圓疆吏封章援例
請龍樓鳳閣頒恩命芝誥榮加二品封儒冠紅掇
珊瑚頂一時賓從共趨蹌都向華堂進一觴冠蓋同趨
通德里屏風分寫壽人章賤子行年八十五自慙衰朽
已如許先生長我十三年精神矍鑠鬚眉古靈光曾殿
總巍峩丹桂靈椿歲月多惟祝壽逾李八百光風霽月
儘婆娑

題黃尊古先生萬里長江圖

先生名鼎常熟人工畫王麓臺先生門下高第
康熙中奉 敕繪長江圖此其副本也

聖祖命繪長江圖臣鼎奉 詔精描摹先從京口試染

翰金焦兩點江心巖北固主人猶揖讓

京口以金焦爲二客北固爲主

人筆鋒直掃黃天蕩燕子磯邊波浪高石頭城外風雲

壯眉黛方描大小姑雲中五老來相呼聯絡吳頭兼楚

尾標題水郭與山郭黃鶴樓頭一點筆淺黛濃青爭湧

出豪端綽約有餘妍兼爲洞庭繪秋色此後千山又萬

山翟塘濫瀆苦躋攀先生只是從容寫千里江陵一日

閒數載經營功告畢臣鼎封題呈 北闕副本流傳在

世間猶然摹寫窮豪髮先生本是畫中豪王麓臺門品

第高想見此圖恭進月丹青深荷 玉音褒巨卷牛腰

長數丈披圖猶見承平象估帆商船總安閒蟹合漁莊
相掩映千古長江一戰場百年亦是小滄桑而今風景
如重寫來去輪船日夜忙

外孫婿李友鵬大令餽大鹿茸一架友鵬曾官甘肅
肅得於其地者也賦此謝之

天生神物補虛羸兩角居然各四歧仙客來從古關隴
佛家無此大伊尼山中乘坐應呼馬市上傳觀莫誤糜
八十五翁衰已甚感君持贈最相宜

蓬園七老圖

友鵬以其先祖眉生先生七老圖見示七老不署姓

名屬余辨別余亦不能盡識也題詩四首舉所知者告之

當日流傳七老圖姓名年月竟皆無披圖一覽先相識

此是平齋老友吳

按圖自右而左第一人為吳君平齋雖不甚肖有癯可識也

數到蘇鄰第四人

蘇鄰乃先生自號

修頤廣頰好風神肩隨更

有怡園叟七老中間最逼真

第五人為怡園主人顧君子山七老之中尤為酷肖

養閒居士處圖終

謂潘君季玉

仿佛鬚眉想像中此外三人

難指實就中或有杜陵翁

第二人疑是杜君小舛面盤頗似但多鬚耳第三人或曰

或曰彭君訥生

此會於今廿幾年摩娑病眼認難全願君博訪吳中老

莫使傳疑等七賢

唐人七賢過關圖亦無姓名迄莫能定

以光緒三十一年時憲書都城節氣一紙寄從孫

同奎於英吉利

重洋萬里賦西征客裏驚心歲月更欲為家風存漢臘

恐無史筆紀周正

天朝頒朔知難徧

憲書止頒使元館不能徧及

且逢春料未迎寄汝憲書剛一紙好將節氣託分明

上海日報言曰俄兩國將停戰議和喜賦

楚秦構怨大興兵愁殺先生者宋經兩國烽煙全局動

萬人性命一銖輕如聞玉帛仍修好能否金戈永息爭

垂死衰翁無所望但求四海其升平

元宵大雨雪猶寶於庭中放花燦爲樂

爲厭元宵雪意狂兒童奇策與爭強仙翁口內噴來火
進士頭邊放出光但覺銀花相掩映不勞玉戲大排當
天公若解從人願定許明朝見太陽

壬寅冬日西湖禱詩中有一首爲日本駐杭領事
大河君而作今春君聞而索觀因寫付之而繫以

詩

昔日西湖上相逢袂便分愧無小園賦可贈大河君歲
月如流水山川隔莫雲悠悠書此紙聊與寄殷勤

上海報館所刊時報日報附刻小說刺取成書偶

題其後

自從西法來中華滬上報館紛如麻雖喜耳目擴聞見
頗嫌口舌騰誼諱誰知附刻有平話亦復逐日登麻沙
沿習陶真宋時體依傍小說虞初家我衰且病百事棄
惟看閒書說閒事就中刺取使成書一日編排數百字
婦豎平添丙夜忙笑談各試并刀利書成付與老夫觀
無端感憤填胸臆我朝乾隆古黃虞 詔開四庫蒐遺
書一部永樂大典內采之擷之無留餘臣昉臣熊恭校
上縹囊緜帙陳 丹墀斯世斯人與斯事樂哉何異游
華胥嗟我生在百年後文采風流銷歇久文敏一死遂

無人請開四庫有誰某王文敏公懿榮奏請開四庫
遂無議詔俟會典告成後舉行後
及者送令白髮老詞臣不采蘭蓀采稂莠他年唱向
趙家莊負鼓登場一盲叟

俞保歌

鮑亨得孫取乳名曰俞保用余姓也戲爲俞保歌
有僧語歐公公固不信佛乃以僧名兒此則又何說公
言生子期長戒若羊若馬若狗皆可名佛與眾生何重
輕吾非借佛爲光榮歐公此言堪絕倒先生名孫乃更
妙亦作貓兒犬子觀不名佛保名俞保俞錢姓氏本來
微當日曾爲梁武譏俞藥且使改姓喻俞保命名何所

觀吾非九真太守古循良以任名兒非所望設使流傳
至後世將疑考亭何以名沈郎竊謂梅聖俞名固然好
似與章法保字不相當不如仍用僧哥例詼諧妙語師
歐陽惟有一言願爲五童保功令小試有五童互保君孫定比吾
孫好異時勿作第三人桂林一枝高占蓬山春

正月二十五日僧寶入塾

聽事東偏隔一牆卅年安置讀書牀今朝姊弟新開館

曾孫女琳寶亦附讀當日爺孃舊學堂孫兒陸雲孫婦

初入塾俗謂之開館書婉孌七齡憐尙幼扶搖萬里望彌長待攜第二重孫

至記取金奎日最良四月廿二日金奎甲子口擬命慶寶亦入塾破蒙

胡葆生庶常駿余孫典蜀試所得士也來見賦贈
子雲亭畔舊知名一日聲華滿鳳城詞館遙遙難論輩
蓬門寂寂幸分榮淵源浹洽應無悶出處商量倍有情
更感饒甜餽珍藥龍雷虛燄倘能平余患虛陽上升君
餽蒙桂云可引火

原歸

安徽之壽州四川之長壽縣各以其印一百作大
壽字謂之百壽圖皖學使紹岑學士蜀人胡葆生
庶常同時見贈爲賦此詩

吾浙西湖照膽臺舊有漢壽亭侯印
高宗臨幸親

留題長與湖山相輝映有人印作壽字形百印百壽無

破璽此由神物世所珍抑亦 天章人其敬若徒義取
大吉祥何必遠求古漢晉纍纍印綬滿人閱尋常銅墨
亦殊勝安徽所屬有壽州州印刊敝文尙留四川屬有
長壽縣縣印四字甚明顯無端兩幅來聯翩每一幅中
百壽全壽州壽縣各一百并而爲百陳我前印章端整
不巉互字畫曲屈相鈎連雖然不及漢壽古台爲三壽
奚愧焉惟念天下州縣名以壽名者多於福壽昌屬浙
壽寧岡永壽在秦仁壽蜀山東壽張西壽陽正定靈壽
隸 輦轂若皆摹印使成圖并此可使成九幅再加漢
壽印爲十積百爲千意良足所嫌遼闊各封圻未得徧

求賢令牧安能各出腰下章燦爛芝泥娛我自我昔曾

為百壽圖惟取漢篆精描摹與此體例非同符余曾集漢印壽

字一百為百壽圖況今年邁歲月徂田光先生精已枯特此壽

我奚為乎故人雅意不敢虛姑留此配陳搏書浙臬署有石刻

陳搏福壽字余會擷得數紙慎勿又題雙福壽再向名山圖不朽余在

右台山會得福壽輒二方摹其文曰雙福壽花農為刻名山福壽編

題金檜門先生觀劇詩後

前輩風流今已矣承平樂事故依然尋常一樣梨園戲

想見雍乾全盛年

自慙吳下病相如精力闌珊筆硯疏甘首詩題元雜劇

至今嬾惰未親書

余去年讀元人禳劇得詩二十首欲親書一通未果也

雨窗偶筆

連日沈霾積不開杏花消息苦難猜陰晴天主堂中出

上海徐家匯教堂日以

雨雪祠山廟裏來

俗傳二月八日祠山大帝

生日帝三女嫁風山雨山雪山各以曉起捲簾稀見旭

其物為壽又一女嫁火山禁不許來宵深伏枕屢聞雷一年廿四番風信今歲還愁欠幾回

病懷

如此支離太不堪箇中況味我能諳戒詩仍作詩馮婦

止酒真成酒魯男病久已拚同廢物客來應訝減雄談

自憐頭腦冬烘甚試借西醫理一參

西醫有言病在腦者余頗似之

紀夢

二月初八夜余夢見一人初不相識然知爲高郵王懷祖先生也出一書示余曰吾刻此書每字洋錢五角又共讀一古書有一字余不識先生曰都字也余生平學術私淑高郵晚歲夢見先生似非偶然詩以紀之

夢裏分明見石臞百年嚮往此通儒文章自定千金價
籀古親傳一字都信有淵源相浹洽覽來想像未模糊
不知異日名山業得與高郵並壽無

贈胡志雲太守玉瀛

愛我拳拳到十分，衰年何幸得逢君。
千金方劑今和緩，兩代交情古紀羣。
老去未除兒女累，雨中深感往來勤。
向來一卷廢醫論，自遇先生又擬焚。

徐孝女詩

孝女父名佩藻，字子芹，江蘇長洲人。

長洲永昌里

救建孝女坊，借問孝女誰？
姓徐名淑英。

從古音讀如央

阿爺病且死，阿女依於旁。
阿爺語阿女，汝弟初

扶牀，汝能不嫁否？
以姊爲弟孀。阿女語阿爺，
此兒分所當。阿爺大歡喜，
汝孝逾尋常。予汝田三百，
水旱無凶荒。以此養汝老，
庶不愁空房。再拜謹受命，
涕淚流沓滂。一從阿爺死，
姊弟相扶將。弟已授有室，
弟已游於庠。持此

告泉壤於心無慙惶獨念父在日有志建義莊田止五百畝未足供蒸嘗孝女善持家家業日益昌續購二百畝畝畝田皆良益以父所賜孝女無私藏合成一千畝父志今其償 欽旌孝女徐具呈呈公堂顛末述崖畧規條陳精詳疆吏據入告 天語加褒揚綽楔何峩峩綸綍何煌煌士夫聞此事俯仰慙冠裳婦豎聞此事觀聽傾聳盲謨郎切今年女六十戚黨咸稱觴耆壽固應祝大孝尤宜彰方今重女學女學徧蘇杭不如此一女實爲 聖世光我爲孝女歌歌短意則長異時傳列女柱史其無忘

山茶花

拋却園林滿院花

余病不窺園一年矣

只堪窗外看山茶同昌公

主塗紅蜜軒帝宮人點赤霞似為病懷嫌落窠故將春

色弄天斜隔牆更有一株玉

牆外有玉蘭花

映照瓊英豔更加

瓊字從說文赤玉之訓

今歲二兒夫婦同庚六十詩以壽之

夫婦同生丙午年六旬眉壽喜雙全小開豆腐瓜茄宴

却遇重陽上巳天

二兒生於上巳前一日二兒婦生於重陽日

鼎甲兒郎聊

慰籍曰辛家計漫憂煎

二兒婦持家甚勞

一尊祝汝期頤慶定

見會元滿膝前

三月五日良宦小坐

病來枯坐學瞿曇經歲園林未一探兒婦婉言商再四

二兒婦力勸老夫游興補重三玉蘭樹上苞初坼紅杏

至園中小坐
枝頭藥尚含不負東風留待我籃輿新製小於籃時縛

椅爲與頗輕而便

余不至外齋兩月有餘矣昨日至曲園今日遂至

書室

陋室塵封兩月餘今朝昇到小籃輿案頭已換新詩本

壁上猶懸舊憲書卻爲重來三歎息不知更坐幾居諸

華顛胡老仍相訪問訊鬚眉可似初客臘十七日胡效
山觀察來嗣後卧

病內室不出見一客今甫出而效山適來見
亦非偶然也華顛胡老之名見蔡中郎釋誨

日本駐蘇領事白須君錄示其國乃木將軍詩二

首率題一律卽寄慰將軍

黯淡烽煙裏將軍自賦詩青山銘偉績碧血葬奇兒

將軍

之二子皆戰死旅順口
一於南山一於百廿山
百戰鯨波窟雙歸馬革屍知君

抱忠義有淚不輕垂

庭前山茶花開至百餘朵紅艷奪目再以詩贈之

百朶齊開艷似珊丹霞絳雪滿林閒竟無詩可紅兒比
錯訝春從赤帝頒宰相火光燭夜闕氏顏色積成山
綠紗窗下終朝對伴我蕭蕭白髮斑

三月十三日諸親友集於春在堂爲二兒夫婦壽

詩以謝之

一笑姑從俗羣公過用情杯盤聊遣興冠蓋竟傾城中丞

以下諸公成集且喜春猶在兼逢雨乍晴今朝補修禊此舉豈

無名唐開成元年改上巳賜宴於三月十三日見舊唐書歸融傳

陸春江中丞自湘移蘇以留別湘人詩見示次韻

奉贈

三年聚散似搏沙與君別三閱歲矣旌節聯翩疊放花先權漕督又權

湘撫今拜蘇撫已建旗幟開幕府仍留壇坫在詩家自淮赴湘自湘赴蘇

均有詩留別官移舊地情尤洽人近鄉山興更加想見九

重南顧意教從熟路試輕車

錯節盤根總不驚書生仗鉞竟專征講堂羔雁徵佳士

軍府經猷練勁兵公路浦邊春尙在

漕督署有清晏園

祝融峯

下壘都平

在湘撫任籌防甚力

吳中父老聞風慕苦憶賢侯舊勸

耕

溯自琴堂海上開行空天驥已呈材送將阜葢青旗去

迎得朱幡綠轡來

君宦吳自上海縣累遷至方伯遂大用

帳下健兒楊令

寶幕中名士李之才此時滬濱重經過滿縣花猶憶舊

栽

露冕來頌吳下春行看政教一番新

主恩已許三持節吏治爭推老斲輪回憶過從如昨日
重煩存問到陳人龍門百尺高難上敬命吾孫拜後塵
余病不能報謁
命陞雲代往

置自鳴鍾數架於案頭旁又置時辰表數枚以時
考之殆無一同者始信天行之不能密合而憲術
之不必過求也唐堯置閏月以定四時三年一閏
五年再閏自不至春爲秋夏爲冬矣小小出入所
不計也後人精益求精無當於敬授民時之本
意私見所及以詩明之

自鳴鍾韻各鏗鏘遲速參差總不當始悟天行難密合

不煩憲術過求詳但將閏月調贏縮已免農時誤燠涼
大息前明徐光李天肇博徵新法到西洋

以越中名酒分餉子原

為憐夜枕太惺忪

子原時患不寐之症

喜有醕醪出越中眉嫵釀

成女兒綠頭銜借得狀元紅

酒名狀元紅實紹興之女兒酒也

遙知醕

酌微酣後定奏曹騰一瘖功從此蘇州賢太守黃紬被

內樂融融

有蜜蜂無數飛集於廊

嗟爾奚為者喲喲結隊來兩班羅將相一寸起樓臺窗
外喧還寂牆頭往復回此閒春色少何事久徘徊

白須溫卿折櫻花數枝寄余插瓶賦謝

晝長坐對小窗紗正苦無聊閒啜茶一片白雲飛到也
白須君送白櫻花

翦牡丹數朵插瓶又以他瓶插菜花數枝並置案
頭戲賦一詩

國色天香莫與倫更無凡品敢登門豈知富貴儻來物
要有田園本色存荆布亦堪金屋貯王侯翻讓白衣尊
從來佛法原平等俗目悠悠何足論

唐韓之觀察著鄂不齋筆記言余五十歲後卽茹
素惟以山藥代餐唐君固與余相習何傳訛若此

也戲作二詩一代唐君贈余一爲余答唐君

曲園風骨太清奇只喫諸蕪足療飢三十年來屏腥血

朝朝石釜煮瓊糜

右代唐君贈余

涓子休糧餌仙朮安期辟穀飯昌蒲由來都是莫須有

不獨先生記載誣

右余答唐君

立夏日循俗例秤人沈旭初觀察秤得一百零五

斤以書來告賦此調之

不是當初瘦沈郎春光百五自誇張除非孟業來相較

更比君家九倍強

孟業肉重千斤
晉時人見語林

次日汪鮠亭侍郎來言秤得百二十五斤亦贈以

詩

燕雀低昂一旦分始知髯也最超羣能亭沈郎畢竟腰
支瘦輪與先生二十斤

江叔海教習以所著學堂口義三篇見示率題其
祛惑篇後

人人言自由人人言平權古有是說乎吾應之曰然借
問見何書於書固無傳其事實有之蓋在三皇前天地
初開闢人亦生其間不識而不知始若蠕與蛸繼而日
強大相視皆睜睜孰貴而孰賤孰愚而孰賢操持各有
手負荷各有肩我之所欲取我袖我自擅我之所欲赴

我裳我自褰萬足各跳躍萬口同喧闐無人不自由無人不自使無人不自由無人得自全小而聚鬪闔大而興戈鋌弱肉強之食流血成原泉聖人深惡之乃齊之以禮上天而下澤名其卦曰履綱紀自此嚴名義自此起有天子諸侯有卿大夫士國則有君臣家則有父子層層相轄轄不得自由矣遂使億萬人俯首就吾軌朝廷則序爵鄉黨則序齒禮讓日以興禍亂日以弭五十年來受福猶未已今之橫議者惟圖便其私將使文明世化爲草昧時嗟嗟爾何人盍亦深長思人之始有生父母管束之飢飽受以節寒煖酌其宜若令皆自由

赤子夫何知尋常跬步閒無不瀕於危安能壯且大冠帶而鬚眉人之既有識則又爲之師拘置一室中執卷而唔咿有過則訶譴甚或加鞭箠若令皆自由必至荒於嬉一字目不識一卷手不披安能學而仕別異氓蚩蚩成人不自在此言不我欺可知自由者無一而可施自由既不可焉用平權爲吾試舉一端問爾可與否人生有五倫蓋始於夫婦儀禮首冠昏昏姻豈容苟彼咪咪者貓與哞哞者狗春氣一感觸蠢蠢求其牡緬昔生民初昏禮固未有亦如貓犬然隨意自匹耦野田草露閒苟合不爲醜伏羲氏有作曰是惡可久乃爲制嫁娶

以別於飛走言必由媒妁命必出父母周公又加嚴同
姓禁勿取而後婚姻嚴而後人道厚今爾曰自由不必
有所受母不施之衿父不醮以酒狂姐與狡童各自相
挑誘是在苗嗣中容或不知忸中華詩禮家能無笑破
口

飽亭餽醬炙靠子魚

接到汪倫一紙書試彈長鈇樂何如杭州不喫件兒肉
杭市 吳下重嘗靠子魚妙在烹鮮能得醬味殊啗鮓更
脯也 加吹何當買棹從君去再訪西湖五柳居
時君將赴杭州

韓園正三品宏文館纂輯官金君澤榮寄書於余

極道仰慕之誠并以詩文數篇見示因次其晴字
韻二首報之

清和四月雨初晴吹到三韓一紙輕已感深情傳繾綣
更驚健筆擅縱橫西京族望推金史東觀詞臣重墨卿
莫惜緣慳難覲面好憑魚雁話平生

海天遼闊異陰晴時還遷流共重輕

來書言文章關平時運信然又謂天

與公壽以左右斯道亦時運所關則未敢當也明月雖然千里隔青燈同此一

編橫只慙示疾維摩詰不是成仙項曼卿

來書封面稱余爲老仙

欲報斗山推許意且將錄要寄先生

時以春在堂全書錄要一册寄之

王文勤公親家同年秋闈步月圖外孫輩求題

同榜同官舊弟兄年來入夢尚如生況今儼對月中客

令我回思日下情日下少年多不賤詞曹無事常游醺

芒鞋屨踏珠巢街君所寓也茗椀分嘗玉蘭片亦當時實事此時

鷄鶴暫同游一別俄驚歲月遒我向空山伴麋鹿君從

天路騁驂騶驂騶一騁誰能企大纛高牙等間事竟去

豪游赤嵌城不來重校白田記君曾校刻白田先生讀書記此壺流

傳乙丑秋偶然清興發南樓白頭老友披圖看兔冷蟾

寒無限愁是歲君初臨浙水浙省秋闈行甲子是歲補行甲子

科君以道員派闈差村時從事棘闈中明月清風留此紙回憶咸

豐已未年春闈分校聽傳宣手披荆棘求蘭茝取出蓬

萊第一仙咸豐日水君分枚春關狀元孫念祖出其門下其後聞聞逢癸酉親

向文場搜獎數百獎全消五效呈至今傳誦聞人口治同

癸酉福建鄉試君以巡撫充監臨事畢與余書臚陳五效重重春夢總成煙爪印巢

痕僅此傳墓上白楊高幾許天邊明月故依然同游未

識人誰某尙有何哉能識否圖中尙有一人不知誰何

也四十年來事變多不堪風景重回首猶幸三槐世澤

長兒孫好振舊門牆勗念曾念植兩外孫只憐老我積唐甚落月

淒然照屋梁

憚季文中翰爲我歌磬圃自悼曲其聲悲壯

季文豪邁當代無興來鼓缶聲烏烏偶然爲我歌一闋

銅琵琶鐵版驚髯蘇借問此歌爲者孰磬圃老人新度曲
老人生在太平時及見華胥好風俗無端海水同飛揚
又驚盜賊來鬢髮轉戰十年羣盜盡方期世運重光昌
誰料遷流殊未已內憂外患同時起但留邪說在人心
何必龍蛇與洪水磬圃老人心沖沖高吟低唱思無窮
遂將六十年來事都付長歌一曲中此歌非歌渾是哭
此歌雖好無人讀惟君奮袖起低昂慷慨悲歌振林木
一歌再歌歌轉高爲風爲雷爲怒濤玉龍酣戰舞鱗甲
鐵騎突出鳴槍刀傾耳細聽又愁絕慘慘悽悽還切切
月明三峽子規啼江冷孤舟嫠婦泣兒童聚笑奴僕驚

至今三日留餘聲梁上輕塵振欲落壁閒長劍從而鳴
我本江湖一擊叟藐是流離今白首從無絲竹可陶情
惟有漢書聊下酒雙袖龍鍾老淚多江南春盡怕聞歌
勸君莫唱鮑年曲空遺桓伊喚柰何

卽事四首

春風別我去逡巡景物驚看幾度陳蠶豆竟如人易老
鱗魚還與世爭新殷紅爛煮鷄冠莧嫩綠勻調雉尾萼
每到炎天屏腥血日來便覺癩沾脣

晝長無事不思眠賴有新聞域外傳沉艦潛行海中地
飛球環繞月邊天兒童荒島人三五女子空山歲一千

博得老夫驚又喜朝經著史盡從捐

中四句皆外國小說中事

疾疾終年強自寬春寒秋熱暫偷安

諺云老健春寒秋後熱偷不久也

蔬厨不買三珍肉

市脯也見二卷詩註

藥碗常研六味丸只倩

小鬟隨杖履雖逢重客不衣冠兼旬一削頭願雪雙月

宜雙單月單

余二十日一髻頭故有雙月雙單月單之說

飽嘗世味任酸鹹却有閒情未盡芟尚擬培高司墓室

右台仙館低窪擬增築之司墓室借用左傳語

更求拓大積書巖

孤山舊有書藏擬擴充之

藏余全書百編新印官堆紙

時用官堆紙印書

一領仍披佛布衫

余

衣洋布取其輕也布出佛蘭西峻有佛布之名

見說東鄰有餘地可容種菜荷

長鏡

子原餽西洋無核楊梅

南荒有奇樹厥名謂之樞結實九尺長大亦與之匹疑
必有核存剖之乃無一

見神異經樞字韻書不載
據類篇尼質切宜入質韻無核

則無仁萌蘖從何出是乃神物非尋常人閔安得此奇
質蘇州太守有書來貽我西洋之楊梅其味微酸其色
紫南村諸楊類如此一枚入口咸驚疑異哉無乃食肉
糜無花之果世所有無核之果人稱奇我聞無核果出
自聖多默

西域島名見
坤輿外紀

無論何果皆一律此梅無乃從

彼得南懷仁固不我欺惜未徧嘗桃李實浙東蕭山蘇
洞庭枝頭顆顆垂瓏玲野人荷賣來郊坰示以此種目

未經輪船萬里來滄溟方今機舂無弗暨昔藉葡萄不
爲貴楊家別派生西洋固宜稍稍變風味寄語閩中綠
荔枝勿以無核自珍異我老無齒如楊蟠欣然軟嚼渾
忘酸請據論衡名曰郁勿與郁李同登盤論衡云物實
無中核謂之
郁不知何義郁李有
核非取此命名也君不見漢武種桃方朔笑此梅無
核良亦好我非種荔枝使君即使有核可栽吾亦自知
老

葉眉士太守以漁洋山人手寫蠶尾續集二卷見

示率題其後

本朝文治超唐宋康熙一代詩人衆清吟安雅各爭鳴

惟有漁洋名最重，漁洋自幼擅奇姿。落葉吟成世已知，
受經愛誦綠衣句，屬對閒拈白也詩。厥後詩名滿天下，
浸淫漢魏追騷雅。陶韋格調見風神，秦蜀雲山入鑪冶。
蠶尾初編有續編，起從亥歲訖申年。乙亥至甲申至今留得
初鈔本，猶是先生手。劈箋先生手筆真，希覩集內所無
將此補有七首爲刻本所無老夫展卷獨徘徊，二百年來一今古。
字欵墨淡了無奇，氣靜神閑一至此。試從字裏行閒看，
看見康熙全盛時。

逆魚

若水出天目，飛舞來錢唐。百里經吾邑，貫穿城中央。長

橋作一束怒流已湯湯城門又一束如落千仞岡黃梅

水大發往往摧帆橋長年老解事艤舟虹橋旁

吾邑東門外有

大小虹橋舍舟而登陸嶺城牆爾魚獨何為努力爭雄

強千頭百頭眾一寸二寸長逆流而直上不畏狂流狂

盤渦登溜中尾低頭則昂嗟爾一白小秉性何強梁將

軍揚無敵勇士石敢當客自故鄉來餉我盈一筐老夫

雖嗜此對之心愧慊我所欲也魚吾未見者剛滔滔者

皆是目眩神傍徨士雖多於鯽團圞而洋洋大率從而

靡甚或走且僵得無笑此魚愚哉不自量區區式蛙意

何路聞巖廊

費此懷太史以檀版一具見示鐫有二詩并有兩
小印一洪字一昉思兩字蓋稗畦故物也爲賦二

絕句

紅牙檀版是誰遺小印鐫名洪昉思想見沉香三易稿

當年噉徵吐宮時

長生殿初名沉香亭又名舞霓裳三易稿而定今名

老我乾坤一腐儒不堪擊缶唱烏烏何當更訪西湖寺

尚有東嘉舊几無

西湖靜慈寺舊有高則誠拍曲舊几見周櫟園書彩

惲季文中翰舉雙孫以詩賀之

龍門桐長茁孫枝健子釐孖喜可知此日兩卿聯德道
他年一甲定郊祁圭璋雙琢連環玉臂足分纏五色絲

博得重闈開笑口欣符佳話鄭昌時

漢鄭昌時一產兩男見西京雜記

日本駐蘇領事白須温卿母七十壽詩

旌節離東海盤匱戀北堂欣逢開八表未覺隔重洋

鑠精神健期頤歲月長衛生飴最好藉此祝康強

温卿曾餽

余衛生飴云其母所寄也故及之

温卿書來言其母得詩大喜寄聲致謝并擷家園

中夏橘數枚見贈蓋亦賢母也以詩謝之

時當五月正炎歊錫貢何來此厥包雖是陸郎懷裏橘

居然王母席間桃品非丹荔偏同熟味有紅酥許共叨

兼惠糖製食物數種爲感殷殷持贈意惟祈萱壽倍增高

讀先祖南莊府君家傳感賦

乾隆癸卯科吾祖與鄉試闈藝人傳觀皆云元可冀
知命不偶榜出仍見棄荏苒六十年癸卯科又至吾兄
試於鄉是科竟得利異哉冥冥中若有司其事巧借孫
成名補償祖失意吾祖在泉臺定爲舉一解賤子忝鄉
貢則在甲辰年闈中擬第二三藝皆付鐫忽有夫曰氏
指摘其微愆抑置三十六視吾兄倍焉王甫兄中十八名光緒
乙酉科吾孫登鄉筵居然列第二榜上名高懸俗有亞
元稱戚黨爭誼傳我失孫得之似亦非偶然因感吾祖
事茲事相牽連世人視得失旦暮分天淵得之神揚揚

失之涕漣漣庸知造物者不沾沾目前近則百十載遠
或歲逾千但當修厥德培植此心田勉留子孫地靜待
旦明天

先祖南莊府君家傳載郡守樊公初下車觀風七
縣七於吾邑取府君及蔡生甫先生之定二人決
其必貴後蔡果如公言而府君不遇樊公失載其
名檢同治中所修府志職官表竟無之敬紀以詩
吳興太守有樊公下馬先觀七縣風耕讀起家吾大父
文章入穀兩英雄休嗟末路升沈異深感當年知遇同
郡志不登家傳在甘棠清蔭總無窮

花農寄示長生籙詞以余今年八十五故從八十
五起遞推至數百歲數千歲幾及二百人得七律
二十四首可謂富矣裝成巨冊厚可寸許率題其
後

八五衰翁強自支已知暮景薄崦嵫總登百歲殊無味

不是當年陳損之

茅亭客話蜀王氏時有郎官陳損之年百歲妻亦九十餘朝士有婚聘莫

會必請老夫婦以乞年壽爲名

世事浮雲屢變遷青氈舊物久從捐竇公總使身長在

難進周官司樂篇

漢書藝文志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

司樂章師古注引桓譚新論竇公年百八十五歲

何況彭殤一例休浮生誰短又誰修黃安雖極人間壽

才見神龜五出頭洞冥記黃安坐神龜此龜二千年一出頭已見其五出頭近萬歲矣

文人例不厭荒唐聊博衰翁笑一場記取百齡交二十

兒孫莫與冷茶湯拊掌錄王博父祚招卜者推命有老

者因極言其壽七十八至百歲猶未止祚大喜因問

莫有疾病否卜者細推之曰只是一百二十歲之年微

拉風

製木為二匡蒙之以布兩匡連綴下又繫布尺許

積成棚懸之空中曳之以繩風生四坐名曰拉風讀

如臘平聲亦曰風扇

炎威無柰此蟲蟲西法偷來亦自工空際扶搖一匹練
室中鼓盪四方風儼如舞袖回旋勢只費長繩牽曳功
何必同昌澄水帛居然涼意滿簾櫳

有以滬上書賈所售中國名人照相見示者凡一
百餘人雜糅不倫余亦在焉賦詩一笑

厯厯鬚眉何處摹居然衙賣徧江湖合成老子韓非傳
畫出天吳紫鳳圖莫怪梟鸞渾不辨本來牛馬但憑呼
悠悠功罪難言處著此乾坤一腐儒其意謂此百餘人
有功有罪聽之公
論然則以余蝨其閒
亦不知爲功爲罪也

余嘗爲人作書得之者疑其非真後其人於市上

購得余書一幅大喜寄余請加題記余視之贗也
目睫之閱真偽莫辨違論千載賦此一歎

悠悠物論等虛空況我雕蟲百不工
素吉了書容易肖梅河豚體大堪充
敢期賞識風塵外任付酸鹹嗜好中
贖有題名一字在苦將目力費羣公

有議余文集中壽文太多者以詩解之

碑誌並非古始自東漢時羸犖載年月叙述多浮辭降
而南北朝駢儷體益卑偉哉昌黎氏一變而雄奇實用
史漢體大起齊梁衰遂令碑版文貴重如尊彝故知文
無定全視人所爲壽文古亦無南宋始有作

有名臣獻壽集十二

卷

明代陶安與羅珫集中已編錄入集誰最多莫如歸

太僕亦止三卷耳吾乃倍爲六

稊文六編均有壽文

非惟人所嗤

抑且自知惡惟念吾所壽頗亦非凡庸或爲賢公卿功
烈銘鼎鍾或爲名將帥聲名震華戎或爲布衣士節行
輕王公或爲閨房秀禮法稱女宗一一紀其實卽與碑
誌同勿謂吾文陋史職舊所供勿謂斯體卑古賤今或
崇文章以義起亦足垂無窮異時修國史無遺此菲葑

無題

蝦蟆陵下阿儂家翡翠樓頭入望賒一闕新歌金縷曲
百年香土玉鈞斜盈盈秋水奩中鏡殷殷春雷陌上車

太息天孫眞自誤輕教海客渡靈槎

烏衣冷落舊門牆欲託良媒黯自傷
花紙瑤緘勞檢點
秋秤玉子怕商量
虛連鸚鵡鸚鵡會坐看鶯鶯燕燕忙
拈弄閒鍼又閒線篋中改盡嫁時裳

十二闌干面面通無邊風月入簾櫳
稱身衣試新裁綠
封臂紗銷舊點紅
下蔡多情容易惑邯鄲小步最難工
偶將玉珮貽交甫
寶盡磨礪日夜功

由來瘵妬總無羹
勞燕東西太不情
鳥爪欲搔何處癢
娥眉翻惹別人爭
劃分神女金釵水
訂定温郎玉鏡盟
此後可能酣好夢
還防枝上有黃鶯

往年柳門花農兩君爲我鑿書藏於孤山其地卑

溼不能耐久今年命門下士毛子雲茂才改鑿於

南高峯下而諸暨令張子厚亦門下士也又爲鑿

書藏於其邑之寶掌山兩藏同時落成以詩紀之

辛苦窮經卅載餘

余自戊午至今四十八年著書垂五百卷說經者居其半

自憐無

益費居諸未忘做帚千金意聊付名山二酉儲敢望所

忠求禪稿儻逢不準發藏書悠悠五百餘年後畢竟誰

爲董仲舒

西湖舊藏未堅牢繭足營求不憚勞

子雲入山尋求數日始得南高峯下

之滄海橫流任東下奇峯竊據此南高敢將委宛遺書

比且把闍黎雅意叨

其地屬法相寺余擬稍酬其直見而寺僧亦非書來堅謝不受

說鐵函完固甚

鑄精鐵為箱

人間劫火儻能逃

五洩雲山深復深欣逢仙吏此鳴琴

即謂地從寶掌禪子厚

師闢碑向香巖佛寺尋

寶掌山為寶掌禪師道場有香巖寺寺有唐碑

白氏櫃

將文集貯

做白香山文集櫃之意製栗木以為櫃

烏曹甄免士花侵

用古

制燒輒為之擲

區區妄作千秋想費盡門牆諸子心

天元甲子幾時來

用宋王裕說

世運茫茫未可推已分百年

拋在再還勞兩處劇崔嵬餘芬遠紹芸香業小慧兼存

柳絮才

兼藏先祖南莊府君四書評本先君瀾花府君印雪軒詩鈔先舅氏姚平泉先生瓶山草堂集

及孫女慶會

願做石經堂舊例未逢其會莫輕開

續墨軒遺詩

日本諸君子聞余印行春在堂全書附印六部書
成寄往賸之以詩

日本吾鄰壤使槎來往勤雖然尙西學仍不廢中文寄
語彼都士須憐此意殷異時蒐墜簡遙望海東雲

諸暨張子厚明府善友余年家子亦門下士也爲
我鑿書藏於寶掌山余甚感之適從諸暨移知烏
程卽用其邑人吳澄甫孝廉原韻寄贈

經生學術卽官箴廿載湖樓賞識深春日栽花仙吏手
秋宵說餅故人心時以月餅見餉三年風月長吟嘯五洩雲山

好帶襟見說浣溪歌頌滿傳來都是舊同岑

謂其邑人陳蓉曙觀

察傳曉淵大令
皆君同門友也

烏拒山邊須女泉

皆衢州地

睢陽聞笛有遺篇

君先德厚甫先生余同年

也力守三衢厥功甚鉅

龍頭險地躬親冒鷓治新書手自箋能使

浙防支半壁遂教楚士著先鞭

余嘗謂吳中力保上海而李文忠之師得從滬

入浙東力保衢州而左文襄之師得從衢入厥功相等

三衢俎豆千秋事長與文

襄共几筵

舊雨云亡繼起誰翩翩裙屐少年時不辭屢放明湖棹

來讀重修精舍碑

余有重建誌經精舍碑

萬里關山奚憚遠

君題俞樓

聯有云萬里關山來後學

一編枕肱自忘飢傳家書劍分明在今日

真能副所期

帳下偏師半白徒書生慷慨效狂愚君屢充營官懸腰寶劍

惟三尺舊臂雄威在一呼李廣短衣曾射虎王喬飛舄

又成鳧西山雁蕩雖然小諸暨西塘有小雁蕩小試東坡調水符

豈有金鍼效指南竟居北面笑君甘更援石室藏書例

親向香巖勝境探寶掌山有香巖寺唐剎也吳下荒園春尚在雪溪

清水月初涵劇思共醉烏程酒寄語兒童借襍驂

八月十三日先祖南莊府君忌日感賦

恭聞先祖有遺言至此遷流不可論功令已經廢科舉

留貽那得到雲昆先祖曾言願留科第以貽子孫其後先君子及余兄弟及兒子祖綬均有

科名至余孫陸雲五代而祖澤盡矣兒曹頭角雖堪喜余有兩曾孫世業

箕裘豈復存今日筵前扶病拜龍鍾八十五齡孫

豆腐

曾傳妙製出劉安今日真同菽粟看一味儒餐推極品

千秋化學杖開端

余嘗謂淮南王製豆腐蔡倫造紙皆西人化學也

每逢曉市

喧村店未許豪家上食單熱氣炯炯新出釜

熱氣炯炯四字本廣韻

暑加蠶菜不嫌酸鹹蠶菜煮豆腐無上妙品

韞底酥

何來妙製出厨娘鈿尺裁量二寸強名士虛聲空畫餅

美人舊韞尙留香不知漫火鏊閒熱轉覺微波烏下涼

一樣紅綾風味好殘牙無分得重嘗

自笑

自笑龍鍾一病夫朝朝扶病強枝梧書高六尺身相等

春在堂全書裝釘一百六十本積之高六尺許壽過八旬命所無自來術者為

能過八十歲者廿五科來詞館絕余在詞館已歷二十五年廿三

年後講堂蕪余歷主江浙講席共三十三年今各天留

老眼模糊看看盡雲林十萬圖

日本櫻井兒山贈瓷器一匣茶壺一茶碗五賦詩

謝之

東瀛瓷器最精良多謝詩人遠寄將何必鮮紅做魚肥

明宣德時有紅魚肥杯肥音霸已看潔白似鵝肪傳觀足奪宜窯色試

用須煎芥片香慙愧瓊瑤無可報一箋聊侑九霞觴

素火腿

常州素火腿以豆腐皮為之僧寺所製也

農夫操豚蹄壯士啖彘肩此物古所重厥製初無傳金

華府熏蹄出自東陽縣

載一統志

俗有火腿名流傳南北徧

要皆花豕肉四勦存其蹄常州素火腿妙想開闔黎淮

南王豆腐公子彭生肉片片豹胎腴層層麟脯熟老夫

喜素食不喜偽亂真素鷄素鵝鴨從不輕沾脣惟此素

火腿風味頗不惡清香可點茶微鹹宜下粥無肉令人

瘦食肉又鄙夫肉食即素食此策真良圖新詩姑留題

舊事巧比附青陽小宰羊其實喫豆腐

諸暨寶掌山書藏告成山中人乞詩詩以落之卽

刻石上

寶掌峰前路香巖寺外山已將青嶂鑿仍道白雲關傳

語頻伽鳥余書寄此閑好煩常護守莫漬蘚痕斑寶掌山有

頻伽鳥二相傳寶掌禪師雙屐所化

次韻寄答韓國金君澤榮

關山何必蓋同傾千里清風一紙生浮海未能陪仲路

聞言便足識然明名山自訂詩文集君有詩文集十二卷薄宦渾

忘仕已情君去自後仍任編纂之職世事悠悠吾道在莫嫌特老語

言輕

尖圓方一首紀吳語也

端午尖盤中角黍何纖纖中秋圓團團月餅登我筵烏
兔東升西又墮端午中秋容易過桂花開後菊花黃市
中買到重陽方重陽方竟何物劉郎詩筆之所不敢題
花饅員外之名從此出執矩司秋誰所操雖非大方亦
足豪似頰宰肉陳平手小試昆吾切玉刀尖者尖如錐
圓者圓如鏡方者方如翦方勝手美張家迭出奇一年
風景垂垂盡老夫老去惜年華節物催人黯自嗟戲爲
兒曹述吳語好教小錄補清嘉

方者或以爲年饅余以重陽饅當之似較合也

金危危

光緒三十一年九月十一日五行屬金二十八宿值
危建除又值危是名金危危俗傳是日祭之致富

建除家說古傳留日吉辰良巧與謀泥佛佛無靈可乞

山塘泥孩俗名泥娃娃亦名泥佛佛
長曾孫女以對金危危因足成是詩 金危危有福宜求

滿箕滿斗皆堪喜 俗以金箕滿金 逢角逢張不用憂操

一豚蹄殊自笑也同田父祝甌婁

王葆山七十壽詩

葆山名元瑞夥縣人素不相識忽以七十自壽詩百
韻寄示欲乞一詩冀見名姓於余集中余感其意為

賦二律

林厯山人長壽身書來字字見精神已爲鄉國扶笻客
曾作軍門獻策人瀕海襄勤嘉志節臺洋壯肅采條陳
謂黔督岑襄勤臺撫劉於今莫悵年華晚自是齊廷老
此肅並見君自壽詩注

斲輪

小桃源裏足優游何幸瓊瑤遠見投文字虛名慙我竊
承以紀阮兩文達山林清福羨君修七旬人健渾忘老
見况非所敢當也
百韻詩長未易酬安得稼軒借詞筆爲歌一闕最高樓
辛稼軒有最高樓詞一首壽洪內翰七十

白須溫卿餽長生餚

長生仙果世間無誰料餒餓却與符元石沽來千日酒
涼州進到百年酥味如炬收還加美功比昌陽定不誣
多感故人持贈意老夫衰病儘能扶

花農第二郎君策雲駕部附輪船南還至黑水洋
觸俄國所伏水雷全船炸裂躍登小舟舟小人多
登時覆沒力扳船舷探頭海面與海水浮沈約一
時許遇救得生諺云大難不死必有後福故以詩

賀花農

天將奇險鍊奇材黑水洋中異境開滾滾頭邊走鯨浪
轟轟脚底起魚雷水雷亦名魚雷若非忠孝傳家在那得波濤

奪命來我亦曾經覆舟者坳堂小水僅如杯余庚戌歲覆舟青場

滿其地水面僅數丈耳然余此行也成進士入詞林餘雲之險百倍於余他日所至其可量乎

肴

肴者何京口市脯也豬肉以微鹽滲之煮極爛切極

薄茶肆中賣以點茶愚按曲禮注骨體曰肴切肉曰

載此宜名載何以名肴姑據俗稱無庸深考

花豬片片切來勻畧滲微鹽味最真遂使曹婆店中物

竟於喬姥卓邊陳東京夢華錄有曹婆店肉餅店煎茶

博士高擡價啗肉先生別鍊珍豆腐乾葷火腿素世閒

何事不求新余戲呼為葷豆腐乾

以亂常州之素火腿

裁

子原餽無錫醬肉骨骨閒微有肉剔取食之津津有味余戲名之曰裁以配鎮江之肴彼應名裁而反名肴此應名肴而反名裁古今語不嫌相反也

屠門小嚼到梁溪筐篚盛來便取攜肉尚未乾非是腊

說文云腊乾肉也骨雖有醬不為醬廣韻云醬醃骨醬也何妨借用持螯

手亦或兼施刮膜餽我比東坡尤坦率任他饒犬走東

西東坡在惠州食羊骨與子由書云此說行則眾狗不悅矣

並蒂石榴

昔詠同根菊在詩編第十七今吟並蒂榴房中雙百子枝上兩

平頭留鼎日文在兩榴相連其形虞裳字留兩榴相背其形

如字也重臺花最好此合號重樓

閑看

閑看仙人一局棋黃梁枕畔有餘思車書萬國來同日
風雅千秋運盡時金闈別頌新馬式玉臺空畫舊蛾眉
自憐廿五科前輩執柬登門更有誰

子原折贈菊花數枝皆異種也得自高句驪

閒園秋色最天斜閒園乃郡齋園名海外移栽種更嘉見說陶

公籬下菊本來箕子國中花絳紗裹就黃金甲一種黃表朱裏

丹鼎烘開白玉芽一種每朵分三層莫問三韓舊風景

且留佳品在中華

菊樹歌

花農於京寓種菊隔歲茁芽今歲高五尺許花開甚盛名之曰菊樹余爲賦短歌

昔聞江陰太倉菊其高可至一丈許余客吳中亦有年

未見日精如此鉅

江陰太倉上海菊有高一丈者見明太倉人所著學圃彙疏

徐子

花農善藝花菊花隔歲先抽芽三尺短籬遮不住尙留

二尺枝橫斜連日金風吹玉露枝頭爛漫開無數遂將

陶令徑邊花喚作謝公階下樹寄語花農好護持明年

更茁最高枝試將鈿尺裁量看壓倒尋常金絞絲

菊有名金

紋絲者高一丈餘見彙苑

花農又言盆中繡毬花自二月開至十月未謝賦

詩紀之余亦寄題一律

曾向春風鬪豔陽小春時節尙餘芳花天久聚神仙隊

朱長文繡毬花詩八仙瓊萼總含羞其實瓊花聚八仙花皆繡毬同類也香國長開踴踴場

二女同居元是玉花存一團和氣不知霜移將三友圖

中去莫被金哥拋打忙元人梧桐葉落劇有唐宰相女金哥拋繡毬打中武狀元事

易笏山方伯八十壽詩

笏山藩吳時與余往來頗密而其時倡和之作散佚

無存故錄存壽詩藉識當日周旋之雅

記昔雄藩吳下開，
鯁生何幸得追陪。
戟門每爲山人啟，
曲巷頻邀車騎來。
宦轍喜逢三載駐，
吟牋不惜百回裁。
今當八秩稱觴日，
試話前游侑一杯。

弱翁治行本無倫，
卽論文章亦有神。
疊韻同填金縷曲，

余和君金縷曲
各二十四疊韻。高談縱論草廬人。
君會命諸生論孔春

風仙館桃花舊，
君會修葺秋夜清歌水調新。
君會於中

歌頭却被才名掩，
勳業尙虛玉節一頌春。

見說林泉樂有餘，
屏除賓從狎樵漁。
仙蹤玉府迎貞一，

君有女公子歿而慧業金環認六如。
君自云唐人羨須

降箕自稱貞一子眉長矍鑠我知心，
心地轉空虛。胸羅道德五千字，
不必函

關莫著書

一自移家入洞天

君隱居廬山道書所謂第八洞天也

鑪峯瀑布儘流連

曰拋浮世三公貴且結名山五老緣兒輩飛騰都絃冕

阿翁供養只雲烟不知匡俗先生後數到先生第幾仙

閱學堂章程禁讀律詩而余近來乃多作律詩不

合時宜此亦一端也

老去東坡每自嗤竟無一事合時宜未能恪守漢功令

猶是耽吟唐律詩鶴膝蜂腰拘舊例花紅玉白鬪新詞

若非寬典逢當代百杖須知不得辭

宋政和間禁士大夫習詩賦犯者杖

聞翰林院始有裁撤之議繼而不果喜賦

已聞觀聽罷橋門

國子監已裁并學部

猶幸芸香署尚存舉世爭

趨新穀率吾儕深戀舊巢痕外班亦有羣仙集

不由館選而入

翰林謂之外班時學堂卒業生亦有授翰林者

前輩仍推一老尊

謂丁未翰林四川伍昌黎

齡頓使衰翁發狂興還思待詔到金門

日本駐蘇領事白須君購春在堂全書兩部一進

朝廷一存文庫余感其意賦謝一律

人臣不合有私交况我林閒一布袍豈敢問遺通銖矢
忽蒙采取到干旄空山抱璞書生老陸海披珍使者勞
見說 君王英武甚凌雲歎賞恐難叨

越三日又有日本儒官島田彥楨翰過訪敝廬求

余所著各書稿本蓋奉其文部大臣久保公之命也余筆墨草率不自收拾除兩平議稿已援唐劉蛻文冢之例埋之石台山此外各書隨作隨刊刊後稿本卽拉襍推燒之無復存者余孫陸雲竭半日之力搜尋敝篋僅得襍文詩編尺牘隨筆稿本各一卷聊副其意而已

書冢成來廿六秋紙勞墨瘁幾曾休筆花已歎江郎盡
文章還邀海國收流播雜林原盛事實藏鼠壤豈良謀
得交久保先生手此稿人閱或幸留

次韻贈外弟姚少泉鉞

惜君竟以布衣老留得新書內外篇

弟喜談道又喜談兵余謂當分爲內

外篇善用藏鋒方是將不傷精氣便成仙日空瀛海三千

界壽到彭錢八百年慙媿阿兄章句士未能窺破管中

天

以家鄉所製紫羊肉及滷魚餉鮑亭侍郎勝以詩

聊慙微物表微情莫笑淺淺物太輕當日曾叨鱸字惠

今將鮮字報先生

君往年屢以魚鮓余詩有鱸鱸鱸之戲今故云然此事可與烏鼎飯羶飯並

也傳

于香草明經於市上買得松江女子袁寒篁手稿

一木詩詞各數十首皆可觀字亦妍秀惜不知其
人有句云石爛海枯終有日惟余此恨杳無窮殆
亦一傷心人也又有夢中作云拂去香塵步玉霜
望中仙桂影蒼蒼廣寒宮殿何由到得其嫦娥鬪
曉妝則亦生有自來者矣爲題一絕句而歸之

海枯石爛字猶香一卷詩詞兩擅長夢裏廣寒宮殿在
寒篁前世是寒簧

謝胡志雲太守餽臘八聯

曉來不耐小窗寒
育有瓊糜佐甲餐
新樣眞堪登食譜
巧心未信出湯官

粥面以果品製成各飾
甚巧疑出女公子手

共欣宮苑分

嘗好宮梳二字出漁洋居只惜山厨學製難頓記兒時

舊詩句糖甜米白舉家歡余八歲時詠粉糝云糖甜米更白飽喫舉家歡

胡效山觀察見其女孫公子與余兩曾孫女璉汝

唱和詩戲用其韻見示因亦次韻報之

不辭殘錦割邱遲和到閨中詠絮詞却為兒曹一遊戲

有勞我輩兩于思遙知疊韻頻拈筆定傍重親笑問奇

只是天寒翠袖薄莫教辛苦夜鈔詩君時選西湖詩半由女孫公子寫錄

日本人濱野章吉年八十一自稱猶賢老人能以

左手執筆作左行書以所書孝經一卷寄贈亦奇

蹟也為賦長歌

吾人作書皆右手能左右書古亦有

齊臨川王映

要之

左手仍右書獨有先生乃否否我思造字有三人左行

右行人皆遵卽論倉史所造字亦復形體難具陳一之

一字可下上上下兩字異俯仰叠或作惑苦難書倒了

作上妙堪想學字覆之而爲自學字反之而爲言至若

左右一遷移少弋本體原如斯元字右行則爲元后字

左行則爲司員字右行則爲員刃字右行則爲爪義有

中字中字別形有止字山字歧不卜人殊向背爪爪

永示爭豪釐可知作書本無定右而有者左亦宜又觀

周世有馭尊銘詞繁至五十四皆自左而讀至右令人

乍讀一愕貽此外更有晉妊敦文雖不多十有二亦復
顛之而倒之異乎尋常古彝器左旋右轉總從心何必
拘拘守成例然其文逆字則順仍是右轅非左次先生
有意出新奇天道左行遵吾臂左手執筆筆有神一波
一曳皆如意讀仍從右字從左是亦書家一絕技反正
爲乏左傳文兩已相背虞書義儼如漢甄作反文絕勝
雷仙寫倒字試倩移從鏡裏看字字行行皆正體所書
孝經經一篇此篇傳自李唐年四明狂客所手寫十有
八章章句全所書孝經一卷乃臨其御府所藏唐賀知章寫本也今得先生一臨
寫翻翻筆致何其妍尼居曾侍從古本可見鄭注非真

傳參不敏作余不敏偶然一字訛烏焉闔門一章不附錄是本蛇足宜從捐安得影寫千百本棗木摹刻金石鐫先生今年八十一想見矍鑠如神仙老子有言正若反請問先生然不然

臨平烏腊舊有名有顧氏業此百餘年頗獲其利兵亂之後顧氏無一人矣殆由多戕物命天絕之也今業此者又數家或以餉余感而賦此

臨平烏腊最爲良顧氏當時獨擅長一味牛心堪並貴百年羊舌竟全亡炮燔徒博人情嗜羅網須憐物命戕太息市兒惟逐利又來此品佐壺觴

花農寄一茶甌云是宋時貢茶面刻丰字

古人製茶圓如餅大小龍團皆貢品此茶何乃方似甌
竟與澄泥硯製等面刻一字字曰丰持以問人人不審
徐子謂出元豐年丰字卽是豐之省我思周時豐宮瓦
豐字作𠂔兩半並省兩爲一變作丰徐子之言亦殊允
老夫好異不苟從謂此丰字非是丰字半字篆體異
變篆爲隸文則同奉奉等字皆從丰何嘗曲屈如彎弓
耕耨等字皆從丰何嘗欹側如隨風丰之音義近乎蔡
艸丰艸蔡古語通許書丰蔡互相訓竟如水乳相交融
當時君謨有茶癖想其手製無弗工刻此丰字代蔡字

隱寓姓氏垂無窮君不見宋代米與蔡兩公同爲書家
雄米顛書米或作芋以丰爲蔡誰敢攻曲園此說亦未
是姑以質之吾花農

陳蘭洲書來言今年杭州有人見我於南高峯下一
笑賦此

以尻爲輪神爲馬飛行直到南峯下路人邂逅見鬚眉
驚曰曲園翁來也惜我游跡無能窮我更徧游東岱西
華北恆南霍中央嵩濛汜以西扶桑東下周地軸上摩
蒼穹一瞬千里又萬里歸來病榻臥未起起來蹣跚行
室中右手扶杖左扶婢

常州新修王忠盡公墓寄題四律

公名安節宋德祐時守常州元兵屢攻不克伯顏親
率大軍圍攻之城破巷戰傷甚被執問其姓名曰我
守和州王堅之子王安節也伯顏愛其勇欲降之不
屈死宋史有傳生平善用雙刀軍中呼雙刀王忠盡
疑私諡也其墓卽在常州城中有四世孫伯俱明兵
部主事移家守墓其家本臨川人故卽名其里曰臨
川里今常州守許君東畚因江陰金君淮生之言爲
修葺其墓徵詩於余

天水淪亡日江南瓦解秋有人仗忠義百戰死常州臂

折猶揮刃身擒誓斷頭大呼名父子肯使九泉羞
千古論名將惟推王鐵槍雙刀豈其裔一死與爭光易
代賢孫在移家墓域旁臨川遺址舊碑碣矗斜陽

賢守維風化詩人弔鬼雄重爲培片土長與表孤忠憶
昔咸豐季其時厄運同是誰尸幕府棄甲走怱怱

毘陵舊游地風景尙堪思衙鼓周郭宅神弦季子祠如
何經故里竟未讀遺碑今日顏唐筆來題墓下詩

十二月二十九日亡孫婦彭氏生日也計其生年

四十歲矣兒婦憫其賢孝而不壽命陞雲於寶積
寺薄營齋奠感而賦此

回思兩小締鴛盟花燭筵前未長成

來歸時僅十五歲

忽日四

旬逢愍忌

古人以亡者生辰為愍忌

尙餘三黨誦賢聲杳無消息黃

泉路別有低徊白首情勳業千秋年九十令人追感老

彭鏗

彭剛直公生於十一月十四日今年九十矣寓中

拜擬作一詩亦未果也今附及之